

脾主运化、升清、胃主腐熟、受纳水谷；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；脾胃居中为升降枢纽。升则上输心肺，降则下归于肝肾，因而脾胃健运才能升清降浊、五脏六腑才能维持其正常功能；若脾胃气虚、升降失常，则内而五脏六腑、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生种种病症，故李东垣老人说：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。”临床应用补中益气汤可治疗多种病症。

自汗 李某，女，42岁。主诉三月前足月产一女婴，产后体倦乏力、纳差、多汗、便秘。近日汗多如雨，常浸湿衣被，动则更甚，面色㿠白，四肢软弱无力，咳嗽、气短、大便十余日行一次，舌质淡、舌体胖大、脉沉弱。方用：生黄芪60克，人参20克，白术10克，陈皮15克，升麻15克，柴胡15克，当归30克，荆芥10克，防风10克，麻黄根10克，煅牡蛎15克，炙甘草6克。3剂，水煎服，每日1剂。

药后，诸症大减，唯大便仍未解，上方去麻黄根、荆芥、防

肾阴虚型高血压案例两则

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心、脑血管疾病，表现为心、脑、肾靶器官之损害。有原发和继发之分，一般临床血压超过140/90毫米汞柱，即可诊断此病。中医认为，高血压病属“眩晕”“头痛”范畴，肝肾亏虚是本，瘀血阻络是标，本虚而标实是本病之病机特点。此病属肾阴虚型，临证用杞菊地黄汤加味治疗，有较好疗效。

案例一 高某，女，48岁。患者近2年不时头痛头晕，耳鸣眼花，腰膝酸软，心胸烦热，手足心热，潮热盗汗，失眠健忘，心悸气短，舌红苔少，脉弦细数。血压160/110毫米汞柱。甘油三酯3.8毫摩尔/升，总胆固醇5.8毫摩尔/升。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。方用：生地12克，夏枯草、枸杞子、白菊花、山药、山茱萸、茯苓、泽泻、赤芍、川芎、降香各9克，丹参、钩藤各18克，丹皮6克，黄连、红花各5克。水煎分3次服，每日1剂，连服14剂。

服药2周后，告知血压已经恢复正常。

按：本方以杞菊地黄汤滋补肝肾，赤芍、川芎、红花、降香、丹参活血化瘀而善治冠心病；黄连清心火而燥湿；夏枯草清泻肝热；钩藤平肝潜阳。

案例二 李某，男，55岁。患者高血压病史5年。近1周头晕，心烦急躁，夜寐不宁，口苦面红，手抖心慌，舌红苔少，脉弦细数。诊断为高血压病。方用：生龟板、生龙骨、生牡蛎、白芍、茵陈、生赭石、酸枣仁各12克，牛膝30克，玄参、天冬、麦芽、赤芍、川芎、降香各10克，红花、甘草各5克，川楝子、丹参各15克，夜交藤20克。水煎分3次服，每日1剂，连服14剂。

服药14剂后，李某头痛头晕明显减轻，血压下降。

按：本方用镇肝熄风汤平肝熄风，赤芍、川芎、红花、降香、丹参活血化瘀；酸枣仁，夜交藤养血安神。

(胡佑志)

知柏地黄汤为《医宗金鉴》方，是清代吴谦等人在《小儿药证石诀》六味地黄汤的基础上加知母、黄柏而成。在临床实践中，用于治疗泌尿系统的疾患属阴虚火旺者，有较好的疗效。

肾阴虚型癃闭证 孙某，男，80岁。患者因小便不通，西医输液导尿、抗炎治疗，后又屡服中药无效，全靠导尿暂缓痛苦，但多次导尿已难以接受，并拒绝就医。诊见形体消瘦，两脚浮肿，精神萎靡不振、两眼呆滞，舌质红、苔略燥黑无津；闻其声，语音低微；察其脉，六脉沉而细数，两尺略实有力；按其腹，小腹胀满如鼓，小便想解而排难，小腹膨胀，腰痛，口燥欲饮，但不敢多吃。

据上诊结果，可见此属阴亏火旺、膀胱湿热之尿闭证，乃以六味地黄汤补肾以滋阴，加知母、黄柏以泻火，车前、木通利小

便而守湿热下行，大黄清下焦湿热。拟方：生地15克，丹皮12克，山药12克，茯苓15克，泽泻12克，枣皮12克，知母12克，黄柏15克，木通12克，车前子12克，大黄10克。

连服4剂即不需导尿，小便能自解，小腹胀满已消。续服2剂腰痛大减，两脚浮肿已除，大便正常，并能行走，惟饮食欠佳。改服六君子汤调解脾胃，连服2剂饮食正常，随访其病未发。

膀胱湿热证 凡某，女，26岁。主诉发热，腰痛，小便频数，一日数十次，色黄量不多，解时窘迫，热痛，解后不久想解，经西医诊治数日，小便化验单：蛋白(++)，RBC(++)，脓味(+)，WBC(++)，上皮细胞少量。脉沉数，

补中益气汤临床治验

风，加炒杏仁20克，郁李仁20克，火麻仁20克，枳壳10克，木香10克，续服3剂。药毕，大便已解，精神大振，食欲大增，自汗止。守上方再服5剂以善后。

按：年高而产，耗气失血亡阳、中气下陷、脾阳不振，故纳差、乏力、脾不升清、气不能上输心肺、肺气虚则腠理疏，卫外不固，故咳嗽、自汗，浊阴不降，故大便十余日行一次，舌质淡，舌体胖大皆为气虚血弱之象，治则以补中益气汤补气养血、健脾升清，加入宣肺固表敛汗之剂。

内伤型恶寒发热 张某，男，81岁。患者身体消瘦，面色萎黄，20天前感寒，曾服阿司匹林、病毒灵、复方新诺明等药治疗，病苦日增，自感身热恶寒，喜衣被，入夜尤甚，大便秘结，小便清长，舌质淡，苔薄白，脉虚大无力。方用：生黄芪30克，党参20

克，白术10克，陈皮15克，当归30克，升麻15克，柴胡15克，炙甘草6克，肉桂6克。3剂，水煎服，每日1剂。

药后，诸症除，续服2剂以善其后。

按：年高体弱，脾胃气虚，不能运化水谷精微，加服阿司匹林等药发其汗、伤其阴，阴不敛阳使虚阳外越，故恶寒发热，夜为阴，故入夜尤甚；清阳不升，浊阴不降，故大便秘结；气虚运化无力，故小便清长。《内经》曰：“劳者温之，损者益之，甘温能除大热，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！今立补中益气汤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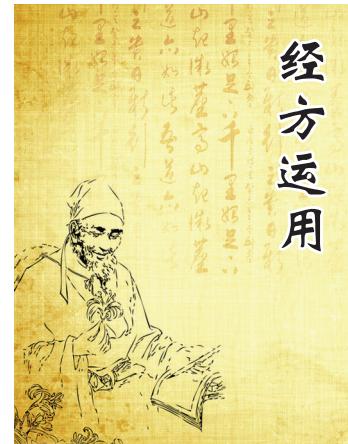
头晕目眩 许某，男，40岁。患者嗜酒，每周饮酒2~3次，每次七两，头晕目眩、腿软无力，劳累后加重，曾静脉输入络宁针，静脉抽血疗法，久服镇肝熄风之类药物，症状不减。舌质淡，舌体胖大，边有齿印，

苔白腻，脉沉细弱。方用：黄芪40克，白术10克，党参20克，陈皮10克，苍术10克，柴胡15克，升麻15克，当归20克，川芎10克，羌活15克，白芷20克，藿香15克，白豆蔻30克，石菖蒲20克，菊花15克（后下）。3剂，水煎服，每日1剂。

药后，诸症减轻，续服5剂，诸症消失，至今未复发。

按：酒为湿热之邪，湿邪阻遏中焦，脾失健运，清阳之气不能上煦于头目，故头晕目眩；脾主肌肉，实四肢，脾虚故腿软无力，动则气耗，故劳累后加重。上方治疗以补气升阳、祛湿化浊。

崩漏 张某，女，41岁。近三个月月经紊乱，月经来潮，势如泉涌，曾服止血药，症未好转，血色先紫后淡，质薄，气短神疲，面色萎黄，纳差，舌淡苔薄白，脉沉弱。方用：炙黄芪40



克，人参20克，白术10克，升麻20克，陈皮15克，当归30克，熟地20克，黑姜20克，荆芥穗20克，山药30克，大枣5枚。5剂，水煎服，每日1剂。

二诊：药后，月经量明显减少，食欲大增，少腹微痛，腰酸腿软，守原方加寄生30克，川断30克，益母草30克，续服5剂。药毕，月经干净。下月月经来潮，色正常，量中等，5日后干净。

(张 勤)

千斤力

【别名】广西土黄芪。

【来源】豆科土黄芪属植物广西土黄芪 Nogra guangxiensis Wei 的根茎。

【性味】味甘，性平。

【功能主治】益气补虚，固脱生津，强筋健骨，益智安神。用于脾气、肾气虚所致的乏力、阳痿，虚劳气喘，久病虚弱，元气不足，增强机体免疫，保肝利胆，抗衰老。

【用法用量】煎服，15~30克。



金匮肾气丸治疗气胸偶得

李某，女，26岁。主诉四肢酸楚重着半年，不时吐清涎3个月，半年前受凉后出现四肢酸楚，肩背部疼痛，伴发烧、畏寒，曾诊为“感冒”，经输液（药不详）治疗后好转，几天后仍肩背酸痛，又经背部针灸（穴位不详），当时背部起碗口大的隆起，经揉搓后消散，后出现从身体其他部位按压则口中扑扑有声，不时吐清涎，多方求治无效而来诊。除上述症状外，纵观全身穿衣多于常人，正值盛夏，不能吹电扇，涎沫外溢，舌苔白厚脉沉。诊为脾肾阳虚型外伤性气胸。

治疗，自诉涎沫减少，口中扑扑声也明显减轻，舌尖红，苔仍厚。在原方基础上去制附子，加干姜、制半夏、细辛、乌药，再服3剂以巩固疗效。

按：外伤性气胸的治疗，大多从血瘀而治，也有从气而治者，中医认为，气为血帅，气不行则血不散，肺为娇脏，不能容物，血虽受伤，其伤微当从气调之。

根据望、闻、问、切四诊，辨证为脾肾阳虚、摄纳无权而出现气上冲、流清涎用“金匮肾气丸”，使脾肾阳得温，摄纳有常，即“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”。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辨证论治、整体观念，它承认疾病的阶段性、病人个体的特异性，不静止孤立地看待疾病，因而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之法。患者虽为外伤性气胸，但四诊合参，辨证为脾肾阳虚，不能温煦摄纳，故用金匮肾气丸，不必拘泥于从气、从血而治。中医治病主要着眼于“病证”，相同的证，而用相同的治法，不同的，用不同的治法，即所谓“证同治亦同，证异治亦异”。(张 勤)

临床运用加味知柏地黄汤

舌红、苔黄、少津、面色萎黄。此乃阴虚火旺，湿热蓄积于膀胱之证。方用：生地18克，丹皮12克，茯苓15克，泽泻12克，枣皮12克，知母12克，黄柏12克，金钱草12克，灯草12克，淡竹叶10克，黄连10克。

连服4剂，小便次数减少，涩痛亦减。复诊，原方续服2剂，诸症消失而告愈。

血淋 罗某，男，50岁。主诉四天前出现腰痛，小便色红，口干燥，溺时尿道刺痛。尿常规化验：蛋白(++)，红细胞(++)。声音洪亮，面容红赤，舌质红、苔燥无津、脉沉实有力；此乃阴虚火旺、迫血妄行之血淋。宜用六味地黄汤滋肾水，黄柏、知母滋阴降火，再加金钱草、灯草、淡竹叶清利热尿，加黄连泻心火，清

其血热以安妄行之血。拟方：生地20克，丹皮15克，山药12克，茯苓15克，泽泻12克，枣皮12克，知母12克，滑石15克，木通12克，车前子12克，黄连10克。

治疗，自诉涎沫减少，口中扑扑声也明显减轻，舌尖红，苔仍厚。在原方基础上去制附子，加干姜、制半夏、细辛、乌药，再服3剂以巩固疗效。

按：知柏地黄汤为滋阴泻火之主方，临床常用于肝肾虚火旺之证。“肾”病初期，阴虚居多。肾主水，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。肾水既亏，无水以制火，必然导致火性偏亢，形成贼害。对于这种亢盛之火，王太仆明确指出要“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”。六味地黄汤即滋肾水之主方，加入知母、黄柏既滋阴又泻火，不失

“壮水之主，以制阳光”之旨，这是用此方治疗多种泌尿疾患的出发点。至于加用通利之品，则是针对浮肿或癃闭或小便不利而投，若无此证，则不必加入。此方与八正散比较，有很多优点。八正散纯属通利之品，通利之剂多能伤阴。又因肾之为病，阴亏者十之八九，阴亏又纯用通利之品，岂不犯“虚虚”之戒；即使尿已通，但真阴更耗，因此从表面看，虽然主证已除，病情似解，但过不久则病又还原，究其原因，乃过用通利损伤真阴之故。因此在治疗此类病证时，应循“阳易扶，阴难填”“有形之血难生”，无形之气易长之训，务使利不伤阴，清不耗津。知柏地黄汤以滋阴泻火见长，偏于治本，加味之后补中兼泻，用于阴虚火旺，热重于湿的“肾病”，效果好，疗程短，疗效巩固。(马 龙)